

神明与市民

民国时期上海地区迎神赛会研究



郁喆隽 著

上海三联书店

神明与市民

民国时期上海地区迎神赛会研究

郁喆隽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明与市民:民国时期上海地区迎神赛会研究/郁喆隽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10
ISBN 978-7-5426-4965-2

I. ①神… II. ①郁… III. ①庙会—风俗习惯—研究—上海市—民国 IV. ①K8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36340 号

神明与市民

民国时期上海地区迎神赛会研究

著 者 / 郁喆隽

责任编辑 / 黄 韬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24175971

印 刷 /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 / 16

字 数 / 270 千字

印 张 / 19.5

书 号 / ISBN 978-7-5426-4965-2 / K·294

定 价 / 42.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019858

代序：神明与市民——上海 1935

1935年8月13日(中元)，正午的阳光烧灼着大地，空气仿佛在凝固中燃烧。上海已经两个礼拜没有下雨了。穿心街(今福佑路西段)新铺的柏油路面快化掉了。隆鑫水果行里的阿二头正躲在凉棚下打瞌睡，突然听见一阵锣声由远及近，“哐！哐！哐！”又听见有人高喊：“肃静！回避！”只见几个彪形大汉，手持旗伞锣磬，一边吆喝，一边阔步从新北门方向走来。后面还跟着一眼望不到头的队列。虽然他从宁波乡下到上海学生意已经三年多了，但还是头一次看见噶大的排场。阿二头揉揉眼睛捏捏鼻头，确保自己不是在做白日梦，又看见一队人身穿黑衣黑裤，手中拿着铁链、枷锁、棍棒，好像是旧时县衙里的衙役(又称“皂衣”)，紧随而来。要在平常辰光，水果行的高老板一定会请阿二头吃“麻栗子”，但是今天人都聚拢在上街沿看闹猛，生意基本是做不成了。不过高老板一边摇着大蒲扇，一边还是忍不住嘟囔了一句，“小赤佬，看啥看，城隍老爷出巡，没看到过啊？”

阿二头依稀记得小辰光在乡下的时候，也看过差不多的阵仗，只不过人没那么多，动静没这么大。在他家乡，每年春秋两次，人们都结成各种“社”，把村里的“老爷”(神明)从庙里抬出来，绕着田埂走一圈，当地人管这个叫“抬老爷”。老人们常说，这是为了请老爷帮助村镇消灾祈福。阿二头小时候并不晓得这些道理，只会跟在队列后面瞎跑。想到这里，他看见一个八抬大轿经过，轿上端坐着一尊赤面黑须、身穿鲜亮官袍的塑像。他心想，这大概就是城隍老爷了。阿二头去城隍庙送过几趟水果，只晓得上海的城隍老爷

姓秦。他曾听庙中的陈道士讲，城隍老爷是阴间的县令，专管那些孤魂野鬼，其中也包括横死于兵火、瘟疫和意外的人。他不禁想起三年前的春天在北站一带和日本兵作战的十九军战士。有一天清晨，他路过闸北，看见一个差不多和他同龄的国军小兵，中弹倒毙街头。想到这一幕，他不禁心中一阵汗毛凛凛，好像看见一队魑魅魍魉跟在城隍出巡的队列后面。阿二头心想，最好城隍老爷护佑他的魂灵不要在阳间作祟，马上到阴曹地府报到，赶快投胎，下辈子做个命好的人。阿二头看见，附近商家和居民有人摆出家里的八仙桌，放在路边，上面放了香烛、水果，城隍老爷大轿路过时纷纷点上香烛致祭。高老板靠在藤椅上一脸不屑：“我才不会花这种冤枉铜钿。阿二头，依晓得现在城隍庙钢筋水泥的大殿，是啥人出钞票造的？是黄金荣和杜月笙啊！……杜月笙跟依一样，老早是卖水果学生意的。听人家讲，到现在为止，他削生梨一根皮是不会断的。不过我看你，是不会那么有出息的……”

阿二头正在憧憬自己的未来，突然看到出巡队列中，有一群大汉赤膊上身，他们用铁钩穿入右臂的皮肤中，下面挂着十几斤重的香炉，炉中还插着点燃的香。旁边看闹猛的李家爷叔对他说：“阿二头，依晓得吗，这个叫‘扎肉提香’。只要相信老爷，就不会出血的……”阿二头还没回过神来，又看见一群女子，穿着鲜红的衣服，一路跟随其后。“爷叔，这个是做啥？”阿二头用宁波腔调上海话问。“哦，这个叫‘扮犯人’。老早牢间里，犯人都穿红颜色衣裳的。这些女人都蛮作孽的，家里有人生重病，要么看不好，要么没钞票看，只好向城隍老爷发毒誓来扮犯人，求老爷治好毛病。”眼看城隍出巡的队列一路远去，阿二头还有点意犹未尽。“爷叔，城隍老爷要到哪里去啊？”“城隍老爷要到城外厉坛烧锡箔。老底子厉坛在北门外头，后来外国赤佬来划了租界，居然把厉坛这种风水不好的地方划进去了，真的是洋盘哦。现在没办法，只好到找块空地随便烧烧算了。”

眼看热闹的人群逐渐散去，高老板对阿二头喝道：“小赤佬，还在发呆？快点叫两声。否则西瓜烂掉，依全部吃下去啊？”

锣声渐行渐远，警察慵懒地恢复了沿途几条横马路的交通。赵小姐在黄包车上等了三刻钟，已经有点不耐烦了。她穿着高开衩的绿缎旗袍，一手用丝帕挡住从车棚缝隙里漏进来的阳光。“快走！快走！”车夫脸上的汗珠落到地上，瞬间就没有了踪影。他拉着赵小姐，沿着山东路穿过五马路（今广东路）、四马路（今福州路）、三马路（今汉口路）和二马路（今九江路）来到了大马路（今南京东路），停在了张小泉刀剪店隔壁的弄堂口。赵小姐大方地付了车钱，走进了一个毫不起眼的红墙门面里。来看南京路上众多金字招牌和霓虹灯的游客，绝不会想到这里有座庙。赵小姐和绝大多数香客一样，并不知道这座小庙（现今南京东路496号）叫“保安司徒庙”，也不知道这司徒是何方神圣，更分不清此庙是佛是道。赵小姐只知道它叫“红庙”，因为墙是红色的。

没等赵小姐走进去，一股脂粉气已经随风飘进了看庙徐阿婆的鼻子里。徐阿婆的鼻子特别灵，几乎每个来红庙烧香的香客身上都或多或少带有一点特殊的气味，烟草、茶叶、南货、酒精……“啊，赵小姐来了，我就晓得依每个号头初一、十五依肯定是要来烧香的。”说着话，她拿一把香递到了赵小姐手中。徐阿婆知道，只有她才称这个年轻女子为赵小姐，在外面人们只知道她是“赵先生”——她是长三书寓（青楼）的头牌。

可能是天太热了，不大的庙里没有几个人。每逢农历二月十九日的观音诞日、六月十九日的观音成道日和九月十九的观音出家日，红庙中摩肩接踵。但这几天赵小姐是不来的，她怕有人认出她来。这里供奉着灵官、城隍、文武财神、土地、星宿、猛将、关帝、杨老爷等神明。赵小姐第一次来的时候根本不晓得他们是谁，每个都拜过一遍。她甚至想到，晚上红庙关门后，这些神明会不会从神坛上下来一起嘎三湖抑或吵相骂。不过，如今她已经熟门熟路，径直走向最里面的观音娘娘。她点着了香，高举过额，闭目祈祷。烟袅袅升起，化入虚空，一墙之隔大马路上的喧嚣芜杂暂时停止了。这几年，赵小姐靠着自己的姿色和一口字正腔圆的苏州评弹，在书

寓乃至整条三马路上都颇有人气。一些“瘟生”也肯为她花钱。近两年她攒下了几根“小黄鱼”(金条)。不过由于父母双亡,无处可以尽孝心。她心中一直觉得没有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终会落得人老珠黄,被扫地出门的结局。在这个城市里,有人追捧她,有人鄙视她,有人羡慕她,有人嫉妒她,有人诅咒她。有时候她自己都不知道怎么看自己,或者要不要想这些问题。可能唯独在这里,在观音娘娘面前, she 可以放下虚情假意的笑容,和这个慈眉善目的菩萨说说话。在这里,她就是她自己。

徐阿婆的眼神虽然不好,但她远远地看见,一行泪水从赵小姐的眼角滑下,在涂满脂粉的脸上留下了一道淡淡的印痕。几秒钟后,赵小姐用丝帕擦了擦脸,又恢复了“赵先生”的微笑,像一片翠绿的嫩叶一样飘出了红庙。

徐阿婆今年67岁了,就住在不远处的山东路上。她身体不大好,却每天都来红庙。没有人付她工钱,但她相信这样是“积功德”的。徐阿婆本是福建湄洲人,跟随做生意的丈夫来到上海定居。不过丈夫很早就过世了。她一个人把独养儿子拉扯大,如今就盼着给儿子找个媳妇,好早点抱孙子。以前身体好还跑得动的时候,她经常去苏州河对岸、上海总商会边上的天后宫(天后又叫天妃,即妈祖)烧香。童年在湄洲时,徐阿婆的母亲和姐姐经常带她到当地的天后宫去。初来上海,她就打听到苏州河上有座天后宫桥(今河南路桥),桥堍北面有一座天后宫。以往水手出海之前必定要到天后面前祈求平安。晚清从上海坐船出国的朝廷大官也要到天后宫敬香。而对徐阿婆来讲,天后宫就是家乡的记忆。每当她想念亲人时,就要去烧个香、磕个头。和红庙一样,天后宫虽然处在公共租界中,但庙基内的土地却属于中国,公共租界工部局不能收税,也没有司法管辖权。于是不少在租界中犯事儿的人就逃入天后宫,租界的巡捕只能守在门口无可奈何。

徐阿婆还记得,几年前的大年夜,她照例在红庙中守夜。但因为涌入庙中的人太多发生踩踏惨祸。工部局不能越权拆庙,此后

只能命令将庙外山门扩大，并派巡捕维持秩序。徐阿婆每次看见那些“红头阿三”（印籍警察）在庙门前吆五喝六，心中就暗暗发笑。不过时间一长也就习惯了，如今也不见他们常来。

日头斜照到庙东侧猛将堂的柱头上。徐阿婆知道差不多要回家烧夜饭了。

徐阿婆回家是要给独养儿子九金做饭。九金是做小生意的，每天在静安寺附近摆摊头，卖些香烛锡箔。前几年公共租界开通了12路电车，刚好可以从家门口乘到静安寺。不过单程一角七分的车票还是让九金觉得有点贵。于是他每天挑着货担，沿着大马路和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走到静安寺。这一路上要经过跑马总会（今人民广场）、大光明戏院、万国体育总会，还有一些著名大亨的私人花园，如张园、哈同花园和愚园。到了静安寺，就算到了上海的“上只角”。寺庙虽不大，门前却有一眼涌泉，人称“海眼”。前几年租界筑马路，据说涌泉的水源从此被切断，泉水日渐减少，以至全部枯竭。九金听附近的老人说，这不是什么祥瑞之兆。

徐阿婆在家里生火点起煤炉时，九金还在回家的路上，热么热死，这一天下来也没有卖出什么东西。他一年中生意最好的是“浴佛节”那几天。老百姓有所谓“四月八，拜菩萨”的说法。浴佛节前，九金必定要多备些货，因为前来烧香的人实在太多，附近好几条马路全部堵塞，他可能一天卖出平时百倍的香烛。虽然他自己没有机会进静安寺烧香，心中还是默默请菩萨保佑，老母身体健康，自己能够赚些小钱。不过说起今年的浴佛节，九金一肚子的气。他原本以为可以大赚一笔。不料工部局为“保障安全”，限制周边摊贩的数目。九金为了在靠近庙门的地方摆摊，被警察敲了一笔竹杠。算下来，几天的盈利几乎都被“爷叔”拿去，自己白白辛苦一场，真是有苦难言。

一边走，九金一边盘算着，如果明年还是这样，他不如三月三去龙华庙会摆摊。他听拉黄包车的“小江北”讲，今年三月初三天他拉了十几趟去龙华镇的客人。以前周边村镇的人都是乘船先

到龙华港，然后上岸步行到龙华镇。后来沪杭铁路开通，为庙会多加车厢，甚至开出龙华庙会专列，不过小江北的生意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市民们一般先到龙华寺内进香，顺便看看龙华古塔，之后观赏桃花。九金曾听过大明星周璇的一首歌：“上海没有花，大家到龙华，龙华的桃花也涨了价。”

不知不觉中，九金已经回到了家门口。他刚撂下货担，就闻到了最爱喝的老鸭汤的香味。与此同时，赵小姐在书寓里，意兴阑珊地抱着琵琶，望着镜子中的自己，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水果行高老板催促学徒阿二头赶快收摊。苏州河里油油的水折射出万家灯火，似乎不情愿地流淌。浓重的乌云在城市的地平线上集聚，马上就要裹挟着狂风暴雨袭来。

写于2013年11月

参考文献：

- 李天纲著：《人文上海——市民的空间》，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
葛壮著：《宗教和近代上海社会的变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
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
张化著：《上海宗教通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张伟然、王明强：《晚清至抗战前的上海香市》（会议论文），2013年10月。
周世勋编：《上海市大观》，上海：美术图书公司，1933年。

前 言

与其说这是一本关于记忆的书，还不如说这是一本关于遗忘的书。

有人曾经教导说，前言应当是在写完全部书稿之后写的，而且应该在前言中写下全书最为精要或者最吸引人的观点。但是在这里，此时此刻我发现自己仅能做到前者。在完成并修订了所有的书稿之后，我看着电脑屏幕，却不想再复述那些已经躺在书中的观点和看法。它们应当如其所是地存在着。我相信，书稿一旦脱离了作者，它的生命是由读者赋予的。

不知道为什么，浮现在我眼前的都是几年前写作博士论文时的场景：早起看着深秋德国阴郁低沉的云层，喝下一大口黑咖啡；在上海图书馆底楼的阅览室里，用数码相机翻拍《申报》影印本；莱比锡研究所办公室楼下的宝来纳啤酒馆传来阵阵欢快的碰杯声，不远处圣托马斯教堂的钟声也恰好敲响；在上海档案馆外滩新馆等待卷宗的间歇，看着黄浦江上的行云匆匆漂过眼前。我们每天被各种“最后期限”逼迫着做很多事情，以至于在不经意间完成了所有书稿的时候，居然感觉不到某种曾经想象的愉悦与释然。

似乎我们的时代已经习惯于遗忘，甚至遗忘了遗忘本身。可能有人因为看不懂本书的标题，就已经选择不去打开它了。对于我自己，它也曾经是极其陌生的。最初接触本书中的研究内容和历史档案时，我感到十分惊讶——这是我出生和长大的城市吗？作为一个研究者，我们理应与无知、偏见作战，但尽管如此，还是有那么多遗忘本身躲藏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当我第一次阅读一些方

志资料时，似乎瞬间开启了一个时空隧道——在自己自以为熟悉得不能更熟悉的街道上，有一群几百年前古人在行走，有时又感到或许是自己穿越到了魑魅魍魉的领域。不少翻阅过的档案卷宗是用毛笔手写的，那些字迹似乎还没干透，从笔锋和字迹中流露出书写者的猜忌、焦虑、不满甚至愤怒。

我们这个城市习惯了匆匆赶路和速速遗忘。不过，在如今的商场、高架和大楼下面，积压着无数的往事。我在不经意间翻开了一块砖头，却出乎意料地打开了一个行将被遗忘的世界。我可以给出一百个学术理由，来说明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但是此时此刻横亘在我心头最直接的感受是，那个世界与我个人的人生轨迹纠缠在一起，已经无法分开了。与其说是我在为自己书写，还不如说是历史在通过我表达自身。

任何一种书写——和表演艺术一样——都是一种遗憾的艺术。我选择了写下来的，也有意无意地选择了不写下来的。

2014年3月于光华楼

目 录

1	代序:神明与市民——上海 1935
1	前言
1	第一章 导论:宗教学和中国民间宗教的节庆
10	第二章 西方语境中的市民社会理论
10	第一节 术语问题:市民社会的理论丛林一瞥
12	第二节 问题域
12	一、市民社会与国家
13	二、市民社会和私人领域
14	三、市民社会与经济
15	第二节 市民社会理论的两条路径
15	一、分析—描述的路径
16	二、理想—规范的路径
17	第三节 市民社会的特征
21	第四节 市民社会的模式
22	一、区分模式
23	二、反对派模式
24	三、公共领域模式
25	四、补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
28	五、支持模式
29	六、合作者模式
29	七、全球市民社会
31	第三章 中国语境中关于市民社会的讨论
32	第一节 《现代中国》辩论
33	一、罗威廉(William T. Rowe)
34	二、兰金(Mary Backus Rankin)
35	三、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36	四、黄宗智:第三领域

37	五、小结
39	第二节 中国的讨论
39	一、马敏:萌芽论
39	二、《历史研究》中的讨论
41	三、小结
43	第四章 市民社会与宗教
43	第一节 查雷特:宗教是哈贝马斯的“盲点”
44	第二节 卡萨诺瓦:宗教与民主化
46	第三节 市民社会与民主化
49	第五章 论题的可操作化
49	第一节 研究状况综述
50	第二节 理想—规范路径的危险
51	第三节 市民社会作为韦伯意义上的理想型
53	第四节 悬而未决的问题和市民社会理论的用处
56	第五节 民间宗教节庆作为中国社会的表征
58	第六章 迎神赛会概论
59	第一节 “迎神赛会”的词源和用法
61	第二节 迎神赛会的工作定义
62	第三节 作为社区宗教标志的赛会
62	一、“民间宗教”概念的问题
66	二、中国宗教的“四层模型”
68	三、中国的社区宗教(communal religion)
71	第四节 宇宙论秩序
73	第五节 中国各地区的迎神赛会
80	第六节 民国之前对赛会的禁令
82	第七节 研究状况和问题
88	附录:表格和图示
89	第七章 上海地区的迎神赛会
89	第一节 研究范围的限定
89	一、时间限定:民国时期
92	二、地理范围的限定:上海地区
93	第二节 研究材料的来源
94	第三节 赛会的基本形式

97	第四节	赛会的替代形式
99	第五节	赛会议仗的组成
104	第六节	信仰对象:赛会中的诸神
106	第七节	频度和长度
107	第八节	地区差异
108	附录:	图示和表格
122	第八章	地方当局的态度和媒体报道
122	第一节	乾隆时代的记忆:漕河泾城隍庙的冲突
124	第二节	公共租界的规定
126	第三节	上海地区的零星事件
126	一、	火烧罗店警察局(1914)
127	二、	都天神会事件(1926)
127	第四节	周边地区的赛会事件及其媒体报道
128	一、	镇江的赛会(1919—1920)
129	二、	宁波姜山的赛会冲突(1922)
131	三、	上海媒体的反响
134	四、	上海县的劝止(1936)
134	第五节	抗战后的情况
134	一、	内政部重申禁令
135	二、	无效的禁令(1946)
137	附录	
138	第九章	上海城隍三巡会
138	第一节	城隍信仰概述
138	一、	历史上的城隍信仰
140	二、	基本信仰、观念和传说
145	三、	上海城隍庙和城隍神
149	第二节	民国时期的城隍三巡会
149	一、	重建城隍庙和邑庙董事会
162	二、	城隍庙的财产和收支状况
170	三、	三巡会的实际组织者和参与者
174	第三节	城隍出巡的流程
174	一、	禁令和恢复
177	二、	出巡前的准备
179	三、	出巡当天的活动
182	第四节	邑庙董事会与当局的争端

182	一、所有权之争(1946)
183	二、税收权之争
184	三、与社会局的争端(1946—1947)
185	四、与民政局的争端(1947—1949)
188	五、警察的内部矛盾
189	六、一天两场赛会(1947年11月13日)
195	第五节 小结
199	附录
210	第十章 浦东地区赛会引发的冲突
210	第一节 浦东地区的赛会及其仪仗队列
211	第二节 清末的赛会冲突
214	第三节 1913年的赛会事件
215	第四节 1919年的赛会季
215	一、各庙的赛会准备
217	二、地方政府的预防措施
220	三、4月11日社庄庙的赛会
222	四、4月14日吴家厅枪击事件
225	第五节 1920年的赛会及冲突
225	一、重申禁令
227	二、张家楼教堂的冲突
228	三、《申报》评论
229	第六节 1935年的冲突
230	第七节 对地方执法能力的分析 ——以警察为例
235	附录
236	第十一章 被焚毁的神像：江湾镇的赛会
237	第一节 四个神明一座东岳庙
238	第二节 禁令与赛会
240	第三节 东岳庙的出会议仗
242	第四节 救火会纵火案
243	第五节 黑色袖带及救火会的辩护
244	第六节 市党部的介入
246	第七节 市长的演讲与无果的诉讼
248	第八节 小结

250	第十二章 结论
250	第一节 赛会的参与者及其组织
250	一、观会者
251	二、会首和会首团体
256	三、赛会的支持者与资助者
257	四、小结
258	第二节 赛会的管制方
259	一、禁止赛会的理据
260	二、禁令及警示的实际效果
261	三、政府的告诫与措施
262	四、政府的双重角色：立法者与冲突方
263	五、赛会之间的横向比较
264	六、小结
266	第三节 公共媒体的作用
267	第四节 社会史的“复调”
268	第五节 对宗教学理论的挑战
269	一、杨庆堃的二分
272	二、反对意见
273	三、结论
276	征引文献
276	（一）《申报》征引篇目
280	（二）上海市档案馆卷宗
281	（三）方志
286	（四）专著与论文
286	一、西文
290	二、中文
293	后记

第一章 导论：宗教学和中国民间宗教的节庆

本书将其主体部分定位为宗教学研究。宗教学(德文 Religionswissenschaft)自从它的诞生之日起,就处在多重的张力与矛盾之中——虽然这并非特例,很多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兄弟学科也是如此,但宗教学本身的特质使得问题更为棘手:

首先,“宗教学”结合了两个看似矛盾与互斥的名词——宗教(Religion)与科学(Wissenschaft)。一方面,它要追求方法和理论的普遍性。作为科学大厦中的一门独立学科,它要求其自身的发现和结论不得沦为泛泛而谈的流俗之论;但是另一方面,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一般思想潮流,似乎始终试图将非科学的“信仰”排除出去,进而将宗教理解为一种古老思维方式的残余形式——在宗教与科学之间似乎存在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对宗教进行科学的研究始终处在最糟糕的战略处境——即“两线作战”之中:学术共同体的成员质疑对宗教进行科学研究的可能性;而宗教信徒则往往否定科学理解宗教的潜质。

其次,宗教天然是复数与多元的。这一点蕴含在现代宗教学诞生时所发出的第一声啼哭之中。这个婴孩经历了很长的孕育过程,诞生却相对较晚。对宗教多元性的认识也是在人类历史的特定阶段才获得的。不能遗忘与忽视的是,现代宗教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带上了深深的欧洲文化烙印。宗教学的最初观察对象、基本假设、理论建构和思维方式大致都来源于欧洲基督宗教的文化